

灵魂体，或抵达之谜

文 摄
张 黄
海 东
龙 黎

1 在路上

在路上，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理解是怎么回事。认识黄东黎是在2012年，在桐乡第二届“徐肖冰”杯全国摄影大展评选现场，我们一起受《中国摄影报》之邀，担当这场主题名为“在路上”的摄影比赛观察员。

一天之内，在密不透风的电脑屏幕上集中观看695人的1668组作品，有如密集恐惧症，这样的观看经历无异于一场视觉雪崩。当原本沉睡在摄影师硬盘中的各类影像被号角唤醒，经

摄影师向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，这些影像便集结成雪块奔袭而下，将各种当下的中国现实堆砸在我们头顶。问题是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读懂“在路上”到底什么意思，把这篇“命题作文”生生给写跑了题。在当代摄影的芜杂语境中，能静下心来想想拍照到底为什么的人并不多，“在路上”是个意味深长的隐喻。

只有22岁的中国美院摄影专业研究生黄东黎在现场东看西看，听各路评委发表不同意见，

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信息，我则对着电脑在那儿感叹生猛与新鲜杂糅的中国影像。后来，我写了观察手记《道路是一种漫长的动物》，东黎则写了观察手记《不证明什么，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》。她说，谁能静下心来拍照，谁就能持久，就能立足高处。这丫头，还这么小，就知道心里要有静气了，就想要持久和登高，真是难得。

2 灵魂体

摄影术，最早被发明出来时曾被认为有叫魂功能。

不为别的，只因人的面孔出现在影像之中有种异乎寻常的庄重，像是灵魂被叫了出来。摄影术利用化学和光学，无中生有，凭空摄取，如同魔术。

时至今日，因为拍摄的轻率也因为我们的轻浮，我们很难看到好的肖像摄影。拍摄越来越快越来越多，我们堆起笑容伸出剪刀手，美图秀秀和自拍神器大行其道，面孔浮现在人群之上而灵魂却不知所踪。在“通通给我笑”的所谓“正能量”催逼之下，我们的摄影美学被驱赶上了一条洋洋自得的羊肠小路。陈丹青总爱说民国时的人比今天好看，其实很大的原因是那时的摄影方式比今天更慢，那时的人们也比今天

更不爱笑。香港作家陈冠中在《盛世2013》中编了个笑话，说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服用一种叫作“嗨赖赖”的化学药物，于是大家都沉浸在“自我感觉良好”的“幸福感”之中，以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巨大不适。

在这样“满面春风”的摄影生态之中，黄东黎反其道而行之，用湿版摄影术去拍摄她身边的同龄人，并将这一组难得一见的“缓慢影像”命名之为《灵魂体》，其实是想用百多年前古老的摄影术重新“观看”这些“花儿与少年”。

她说：“我一直在想怎么去表现自己内心的那种安静，然后就想用湿版，拍一群人，就拍我周围的同学。希望能通过这个缓慢的拍摄过程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也让大家跟我一起体会这个过程。我们这一代人（90后）比老一代的差

别在于，这个时代信息爆炸，很多东西瞬息万变。我们接受的信息太多，有太多途径摆在面前，需要我们去选择。”

拍摄过程中，黄东黎在学校里有个摄影棚，条件简陋，没有水管。房间里有个小窗户，有点像一个监狱。她在屋里自己搭了一个暗室，天天提着水爬楼梯。拍一张湿版照片，从倒药水开始，一直到浸入清水结束，最短也需要15分钟，每天这样循环往复。

黄东黎的《灵魂体》，其实体现了一个时间堆积的过程。那些影像里的每个生于1990代的年轻人从未这么长时间注视过镜头，从未这么长时间注视过自己的内心。影像出来之后，他们几乎都不认识自己了。在展厅里，很多人停下看着墙上那些沉稳的肖像，就像看着未知的“另一个我”。

3 抵达之谜

摄影，其实是个谜，因为你不知道镜头如何真正抵达对象之物。

镜头中已无陌生地带。每年都有大量“在路上”的摄影小分队，好比“风景的搬运工”，带回来大量千篇一律的照片，却让摄影师内心无比困惑——我们的摄影到底意欲何为？无数次上路远征，无数次指间杀伐，才发现远方除了遥远之外一无所有。当陌生早已不再，当激情损耗殆尽，我们该如何和这世界继续生死不离地纠缠热恋？To be or not to be? 数量众多的摄影师正被自己围剿，逼人题材困乏和自我表达的死角，像哈姆雷特一样一刀不能两断。

摄影应当成为一种叫魂术，让众神归位，让“自我”从影像中脱颖而出。

所以，2012年10月，我在杭州策划了一次名为“抵达之谜”的六人摄影展。他们中间既有专业摄影师，也有非专业摄影者。他们身处各方，以不同方式上路，其共同的影像方式都是“抵达”，既有向风景的抵达，也有向异域的抵达，还

有向灵魂的抵达，更有向乡愁的抵达，最后是自自我的抵达……

归程(王轶庶)+秘境(王毅)+灵魂体(黄东黎)+辽阔风景(李冠男)+这儿和那儿(刘天越)+三千里乡愁(余加新)——六个影展主题，六种呈现可能，让人心驰神往，让人愣怔寻思。

这六个人风格各异，并置一处却都有着共同的诗化特征，即体现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我的争辩。这样的图片似乎难以归类但却别具意味——它不是“决定性的瞬间”，反而更接近“偶然的真实”。它是随手拍摄的行为，却总是旁逸斜出出人意料。那样的摄影动机未曾规训，没有整饬，拒绝情节，布满冲突，始终提问，一路到底，时时让人心中一凛，处处让人若有所思，为你呈现犹在镜中的“抵达之谜”。

谁?何时?在哪儿?干了什么?什么原因?接下来会怎样?

在我看来，每张照片都是一次提问，每个摄影者都像个笨拙的求证者。美国新闻界有句名言——如果你妈说她爱你，请予以核实。你可以

把这句话理解为一种对真实的不懈追求，也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一种对世界的绝对不信任，更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一种按下相机快门的动力。世界瞬息万变，你总在你不在的地方，你总要用提问来抵抗遗忘，你总要以摄影来“立此存照”。这可能是一种虚妄的偏执，就像筑起一道抵抗太平洋的堤坝……

我选择的六位摄影师，都是我认识的人。最短的就是黄东黎，不过几个月而已。当时选择她的《灵魂体》，或者正是因为她经历的岁月之短与照片中灵魂之重所形成的反差，在现在的浮光掠影时代有种难得一见的品质。不过，也正如摄影师付羽在一次访谈中所说，“摄影的挫折感来得比较晚”，黄东黎不要太在意这样一组迅速受到好评的湿版照片才好。

2013年，东黎赴美国读博士，邀我为她写篇文章。我送了她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写道：你的抵达之谜，将在另一片土地呈现就像海南岛的椰子，不可思议地重生在夏威夷

